

17K.COM

盗墓之王

法老墓 步步惊魂 阿房宫 步步杀机
和《鬼吹灯》《盗墓笔记》《传古奇术》
一样好看的盗墓小说



飞天 /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I247.5/1297

:3

2007

北望海疆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飞天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盗墓之王 3/飞天著.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

2007.8

ISBN 978-7-5057-2368-9

I. 盗… II. 飞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2044 号

书名	盗墓之王 3
著者	飞 天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 17.5 印张 265 千字
版次	2007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	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368-9
定价	26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盗墓之王

目
录

第二卷 亡灵之塔

第一部 诡谲别墅

- 第一章 飞机遇险 / 2
- 第二章 萧可冷 / 11
- 第三章 寻福园的水泡声 / 20
- 第四章 莲花钥匙 / 29
- 第五章 九头鸟拚命,一箭穿心局 / 38
- 第六章 青铜雕像 / 47
- 第七章 美女夜行 / 56
- 第八章 神奇消失 / 65
- 第九章 黑夜天使 / 74
- 第十章 水倒流的秘密 / 83

第二部 亡灵之塔

- 第一章 剑鞘里的神秘地图 / 94
- 第二章 金手指 / 103
- 第三章 关宝铃的诡谲遭遇 / 112
- 第四章 两朵莲花 / 121
- 第五章 甲贺忍者 / 130
- 第六章 王江南 / 139



盗墓之王

目

录

第七章 特异功能大师张百森 / 148

第八章 枫割寺 / 157

第九章 绝代高僧 / 166

第十章 转生活佛 / 175

第三部 别墅鬼影

第一章 大师会大师 / 186

第二章 神之潮汐 / 195

第三章 救世主 / 204

第四章 神头镇,黑煞阵,水火旗 / 213

第五章 地球上的第二座阿房宫 / 222

第六章 是“虫洞”? 还是“怪梦”? / 232

第七章 耶兰失踪 / 241

第八章 桥津忍者 / 2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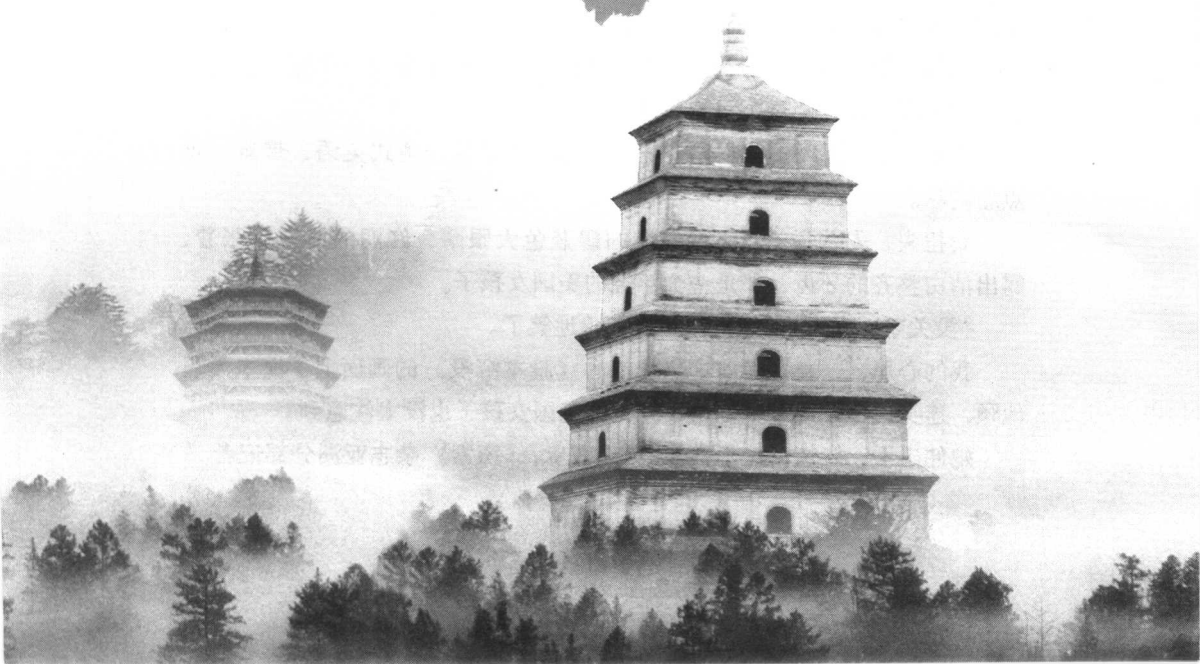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章 黄雀在后 / 259

第十章 计中计 / 268





第一部
诡谲别墅





第一章

飞机遇险

画面上，所有的高楼大厦纷纷倾斜坍塌，烟火四起，街头的汽车混乱相撞，司机丢弃汽车，仓皇逃命。海啸掀起的巨浪，层层叠叠扑向海滩，并且数秒钟内涌向海滨城市，迅速将积木一样的大厦、高架铁路、城市标志性建筑淹没在汪洋之中。

“北海道淹没，九州淹没，大阪淹没……马上就是东京，并且接下来，整个日本岛即将在剧烈的海底地震中分崩离析，随之沉入大海，而我们能做的，就只有祈祷……祈祷……祈祷了……”

飞机轻轻震荡了一下，令我旁边坐的年轻女孩子发出一声轻呼，柔软爽滑的金发一甩，擦过了我的面颊。

“啊，对不起，先生对不起——”是温文尔雅的美式英语，带着一点点纽约味。

我扭头，先看到一双略带惊慌的碧蓝色大眼睛，红润的唇微微张着，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，那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孩子。

“没关系，又不是你的错。”我和善地笑了。

我的心思，一直在面前这部翻拍的《日本沉没》的画面上，根本无暇他顾，连身边坐了这么一位精致漂亮的美国女孩子也没太注意到。

她伸出手，表情自然了许多：“瑞茜卡，《探索》杂志亚洲分部记者。”



我伸手与她相握：“风，商界小人物。”

她翘起嘴角微笑着：“嗯，小人物？亚洲人总是刻意低调谦虚，越是把自己标榜为小人物的，往往会是深藏不露的高手……”

当她听到我的名字时，眼神曾经不经意地一亮，仿佛想到了什么。

她穿着藏青色的西服套裙，那是世界范围内职业女性最爱的一个意大利牌子。一看到意大利品牌，我心里油然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。毕竟之前的四年学习时光，一直是沉浸于那个文化悠久、风格典雅的美丽国度，算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我手里，一直握着一个金黄色的样式古雅的信封，上面只有“风亲启”这三个行云流水样的飞白体小字。

里面的信笺也是异常考究的金漆描边样式，最后主人的签章处，则是盖下了一枚血红色的飞龙图章。我闭上眼睛，倚在靠背上，回味着已经看了不下二十遍的这封信。通篇讲述的都是这么一件事：“‘海底神墓’里埋藏着那颗叫做‘日神之怒’的宝石，风，咱们联手把它取出来，激发其中蕴藏的无穷能量，给予日本列岛毁灭性打击。如果同意，请到达北海道时联系……”

飞龙图章代表了一个背景神秘的中国人的名字，他和他背后的庞大家族，一直都在酝酿着这个名为“日本沉没”的军事计划。

之所以一上飞机就迫不及待地请空中小姐拿来这部片子观看，为的就是在脑子里先感知一下，万一哪一天这个计划真的得以实施，会造成日本列岛什么样的恐慌场面。

当然，飞龙图章主人的计划，只能给我以“异想天开，惊为天人”的震撼力，却不是我飞往北海道的主要原因。

手术刀的遗嘱里，曾有一页是专门写给我的：“北海道木碗舟山一带的产业，全部遗留给风。寻福园，是二十年前杨天大侠亲自监督施工，并且长时间居住过。我相信，像他那样的盖世奇侠，是永远都不会死的，因为他身体里潜藏着普通地球人完全无法企及的特质。我曾无数次搜索过寻福园别墅，苦苦思索杨天留下这座白色建筑群的深刻寓意，但智力所限，一直无法有所突破。我老了，搜寻杨天大侠的任务，就只能留给风来进行……”



下面，他用迥然不同的笔迹做了标注，可能是遗嘱立下很长一段时间后，又做的微小改动：“杨天的失踪，跟寻福园、海底神墓和‘日神之怒’有关，是吗？不是吗？我真的快心力枯竭了……”

土裂汗古墓里前前后后发生的诡异事件，只会让我对大哥杨天的下落更加关注，并且越来越坚决地追索下去。谷野的照片、小燕的照片，再加上手术刀与苏伦那么肯定的结论，一切似乎都在向着“杨天不死”这条线索上发展。

枫割寺是我此行的最大目标之一，变成植物人的藤迦小姐，是解开神秘的《碧落黄泉经》的唯一钥匙。所以，我希望她能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告诉我更多的秘密。

“亡灵之塔”下面，真的具有通向“海底神墓”的秘道吗？

所谓的“日神之怒”到底是什么样的能量宝石，会具备飞龙图章主人所憧憬的那种彻底摧毁日本列岛的力量？

一切谜题的答案，可能都埋藏在神秘的枫割寺里，跟那个曾经的盗墓界高手谷野神秀大大有关……

飞机又一次突然震荡，惊醒了我的沉思。

机舱里的乘客们发出一阵极不满意的惊呼，抱怨声四起。

美联航空漂亮的金发空中小姐们迅速出现，向大家鞠躬如仪地道歉：“实在对不起，飞机遇到空中逆向暖流，正在紧急避让，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”

这架飞往日本北海道的波音七四七客机，经济舱里坐着的，几乎全部是清一色严肃认真的日本人，所以，空中小姐的鞠躬礼节，是标准的日本女孩子的方式，腰几乎弯到了九十度，看上去可怜兮兮的。

冬季空中暖流是飞机经常遭遇到的航行难题之一，不过以波音飞机的性能，根本无须担心。

我把头扭向窗外，看着远处一团团棉絮样的白云，对日本人的苛责不屑一顾。日本人除了对自己国内的服务和产品满意外，使用全球任何国家的服务，都会挑三拣四、怨声载道，仿佛在这个蓝色地球上，除了“日本”品牌，其余的都是三流垃圾一样。

瑞茜卡指着面前的屏幕，低声浅笑着：“太苛刻执拗的民族，连上



天都忍不住要责罚教训他们了——”

一瞬间，我们有心灵相通的感觉，同时会心地微笑起来，陌生感也迅速荡然无存。

空中小姐为了安抚乘客们的怨言，马上推出酒车，破例地增加了满满一层苏格兰百年威士忌。这种酒是日本人的最爱，随着冰块跟玻璃杯叮当相撞的脆响，机舱里酒香四溢，抱怨声立刻消失了。

酒车经过我身边时，我摇头拒绝了美酒的诱惑，只要了一杯鲜橘汁。在飞机落地之前，我需要清醒，这次去北海道，接下来会面临一段诡谲丛生的探索过程，只有一直地保持清醒，才可能发现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瑞茜卡也要了鲜橘汁，忽闪着大眼睛，意味深长地向我举杯：“再次向您道歉，不过——您的名字让我联想到了一个人，一个轰动非洲大陆的英雄。”

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：“英雄？谁？”

她笑起来：“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盗墓专家，被埃及人称为‘无敌勇士’——不单单是名字，您的相貌也跟他极其相似。我能有这么幸运吗？在飞往东京的旅途中，跟英雄殊途同归？”

我笑着摇头：“我只是个小商人，你认错人了。”

江湖这么大，高手异人多如牛毛，我希望自己能刻意地保持低调。还没具备超凡脱俗的能力之前，盲目地暴露抬高自己，只会变得日益浮躁，被浮名拖累腐蚀。还有一点，我并不像大多数都市男人一样随时准备放任自己，对所有的旅途艳遇来者不拒。

我的心里，只装着苏伦。

瑞茜卡的皮肤极其光滑白皙，鼻梁高挺，长发披肩，几乎具备了一切纽约美女光彩夺目的优点，而且脸上又多了一份优雅得体的书卷气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好感。

两只玻璃杯清脆相撞，我注意到她握着酒杯的左手食指上，戴着一枚浅黄色的琥珀石戒指，清澈透明的长方形戒面里，嵌着一只小小的啄木鸟。

我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：“小姐，您的戒指很独特，应该是来自危地马拉的正宗黑银制品吧？”



她翘起食指，戒面与晶莹透明的杯子、冰块相映成趣，泛着寒意盎然的冷光。

蓦地，机舱的送话器里传出机长的严肃声音：“各位乘客，目前飞机遇到紧急情况，请大家扣好安全带，不要随意在机舱里走动。在逆向暖流作用下，飞机将会发生数次震颤，这是航空过程中的正常情况，请不必惊慌……”

同样的警告，分别用英语、日语、法语、德语重复了四次，引发了日本乘客的又一次汹涌诅咒。

我默默地扣上了安全带，没有丝毫惊慌。美联航空是全球顶级的三大航空公司之一，他们的机组人员参与的学习训练，都是跟驾驶美国总统“空军一号”的人员同班训练的，技术毋庸置疑。

瑞茜卡幽默地一笑：“这里，已经是日本海上空，上帝保佑，沉没日不会选定在今天。”

我们交谈的声音非常低，以免引起日本友人的愤怒。近几年，日本国内的民众对“沉没”的话题非常敏感，任何微小的有关“地震、海啸”的遐想、预测都会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。

瑞茜卡系好安全带后，继续翘着自己的左手食指，似乎是故意要展示给我看。

危地马拉的黑银制品，被称为银制工艺品中的“珠穆朗玛峰”，意思是已经达到了人类利用银来锻造首饰的极限。

这些东西的独特颜色、高纯度、高硬度、复杂诡异的花纹雕刻都是无与伦比的，更为吸引全球美女趋之若鹜的还有一点——每一件饰物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永远不会与别人重复。

很可惜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，黑银饰品制造完毕后，都被“黑巫术”教派的酋长们下了独特的咒语，特别是像瑞茜卡手上镶嵌琥珀石的这种，巫术效果更是灵验之极。

“瑞茜卡小姐，你的戒指上下了什么样的符咒呢？”

我向旁边挪动了一下，拉开了与她的身体之间的空隙。

“黑巫术”是全球巫术中最受尊崇的分支之一，但是真正流传于世间的，大部分都是恶毒恐怖之极的“怨咒”，一旦产生效果，施咒者和中咒



者的下场都会惨不忍睹。

刚刚从埃及土裂汗金字塔的余波中解脱出来，我可不希望让自己再惹上什么麻烦。之所以拒绝乘坐飞机的头等舱，就是为了尽可能低调地飞往北海道，好让自己疲惫的身心得到适当的放松。

“黑巫术”与中国的“异派茅山术”、日本的“怨忍术”并称为三大邪教护法术，已经上了国际警察组织的黑名单。

对瑞茜卡的好感骤减，我甚至后悔把自己的资料透露给她，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句话。

“唔，你……对这种东西很害怕？”瑞茜卡善解人意地伸出右手，将戒指全部遮盖住。她的手指修长白皙，绝对是标准的艺术家的手。

“害怕？不，我只是对银制品有些皮肤过敏而已。”我故作疲惫地打了个哈欠，准备结束这次谈话。

很久以前，手术刀就给我讲解过“黑巫术”的诡异手段，要比中国苗疆的“降头术”和“蛊术”更疯狂血腥上十倍。

他的探秘经历中，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——

叶洪升，香港二十年来最炙手可热的商界超级大亨，是手术刀为数不多的挚友之一。他在游览危地马拉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跟当地的一个女孩子萍水相逢，火热缱绻。这种事，在有钱男人生命里，是最普通不过的，特别是像他那样有钱有势、外形又高大威猛的成功男人。浓情蜜意、春宵苦短之后，大亨向女孩子做了空中楼阁式的许诺，要带她回香港拍电影、竞选世界小姐，直到金钱铺路杀进好莱坞一流影视圈。

大亨的许诺，很少有实践的时候，比如跟他上过床的很多粤港澳女明星，听过的许诺像空中明月，最后得到的实惠却比中秋节的月饼还要小得多。

空口许诺，对于大亨来说是家常便饭，但那个异国女孩子却当了真，使出浑身解数，让大亨如沐春风般度过了整整一周的神魂颠倒生活，并且在分手时，把自己的黑银护身符拴在了大亨的手腕上。

大亨并不知道那个护身符的厉害，在回香港的包机上，随手就把它给扔掉了，结果……

“风先生，其实，这件东西不过是我母亲遗留给我的……纪念品，我



戴着它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为了时刻记着她。现在，她已经长眠在纽约城的十三号公墓里，如果它令您有什么不舒服，我……我抱歉……”

瑞茜卡垂着头，几缕柔顺的金发从额前跌落下来，遮住了半边脸，显得楚楚可怜。

美国女孩子大多是张扬开放的，极其外向，根本毫无羞涩含蓄——瑞茜卡不同，虽然只是初次见面，她给我的印象却是秀外慧中、温柔内向。

一颗泪珠啞的一声落在她的手背上，四散溅开。

我不好意思地急忙分辩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是无神论者，对那些无稽之谈的神话传说根本不在乎的……只是过敏而已，只是过敏……”

中国人最讲究的是“百善孝为先”，如果我的冷淡刺痛了她，让她想起过世的母亲，这当然是我的不好。

我的声音有些大了，马上引起四周的几个日本年轻人嚣张敌意的白眼。不顾空中小姐好奇的目光，我从口袋里取出纸巾，递向瑞茜卡手边。

中国古人曾做过断论：一个至亲至孝的人，就算再作恶也不会恶到哪里去。

况且，我跟瑞茜卡只是萍水相逢，就算她的黑银戒指上带着“黑巫术”的毒咒，又怎么会无缘无故危害到我？

瑞茜卡接过纸巾，把戒指脱下来，放进西装内袋里。

我乘坐飞机的历史记录应该在百次以上了，而且全部是美联航空的波音客机，却从没有过像这次的糟糕经历，因为当瑞茜卡抬手去擦眼泪时，飞机连续地发生了四次震颤，机舱最前端的红色警示灯凄厉地闪了起来——

刚刚还抱怨加腹诽的日本人，此刻陡然被警示灯吓住了，尖叫着深深蜷缩在沙发里，几个留着彩色爆炸头的年轻人歇斯底里地大叫着：“给我降落伞……给我降落伞……我要跳伞……”

几万米的高空，此时跳伞无异于自杀，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浅薄只能报以冷笑。

“各位乘客，我已经接到地面指挥塔通知，北海道近海连续发生了海底火山喷发，同时引发了大陆架微震，所以才产生了刚才的逆向暖流。目



前海面情况已经平缓下来，十五分钟后，我们就能安全降落，请大家不要惊慌——”

机长的声音很镇定，或多或少地平息了乘客们的骚动情绪。

不知何时，瑞茜卡的左手已经抓住了我的袖子，顾不得擦眼泪，身子用力抵在座位上，像只受了惊的美丽小鹿。

“放心，放心，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”她那么无助地抓着我，关键时刻，我早忘记了关于“黑银、黑巫术咒语”之类的禁忌，轻轻拍着她的手背，低声安慰着。

其实，查阅时事资料就能知道，从一九九五年之后的十年时间里，中国大陆沿海、日韩沿海、台湾海峡这一系列狭长的南北海域，一直都没停止过强度不同的地震、海啸、龙卷风等等自然灾害。

特别是日本本土，地震已经成了家常便饭，每年都会来上一两次。刚开始时，日本国民还会接受政府提示督导，进行防震演练，到了后来，对地震肆虐时的房屋倒塌、人员伤亡都已经漠视麻木了，仿佛对上天施予的暴力既然无法抵抗，那就只能默默承受而已。

瑞茜卡的手背凉凉的，皮肤细腻，这一点完全有别于体型高大、体表多毛的美国女孩子。特别是她的身上带着一种淡淡的泰国檀香味，那种甜蜜中略带苦涩回味的感觉，是我旅经泰国时最喜欢的一种。

“没事的，只是些小震动而已。要知道，美联航空的机长，是全球航空业里水平最优秀的，他们处理紧急状况的能力，曾受过无数次美国总统亲笔签字的通报嘉奖……”我轻拍她的手背，一次次呼吸享受着檀香味。

瑞茜卡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稍微放松了些。

飞机的震荡已经过去，降低高度，从成片的云层中飞离出来。

从舷窗望出去，已经看见了地面上蔚蓝的海水，以及日本列岛的大概轮廓。近年来，日本旅游业飞速发展，围绕北海道近海新开发的四十多个小型度假海岛，有意识地巧妙策划选址，从半空中望下去，真实呈现出一朵盛放的菊花的模样。

菊花与武士刀，是日本文化的国粹，所以很多亚洲旅游专家都曾放言预测，日本下一个要做的空中俯瞰的海岛造型，将会是一柄狭长的武士刀形状，并且刀尖指向何方，肯定会隐隐约有“拔刀相向”的寓意。



危机已经过去，机舱里又响起了日本人的抱怨声，看来，美联航空方面若是不能每人赠送两瓶上等威士忌酒的话，真的是无法平息这些历来小气的日本人的怨念了。

瑞茜卡低声向我笑着：“唔，这是我听到抱怨最多的一次旅行了，不过，为了能去采访日本文化的圣地，一切全都忍下吧！还没有请问，您看不看我们的节目……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？”

此时，她手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记事本，左手握着铅笔，一副职业记者的尽心尽职模样。记事本的封面上，印着《探索》杂志的独家标志。

我笑着点头：“当然，你们的电视节目，是我最喜欢看的，特别是关于埃及文化、关于金字塔的那十几期内容，更是从头到尾仔细学习过。”我不是爱炫耀的人，当然不会说自己刚刚从黄沙大漠里出来，更不会逢人便说关于土裂汗金字塔的神秘事情。

金字塔、铁娜、埃及政府一统非洲大陆的梦想，已经极深地镌刻在我的思想里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瑞茜卡变得越发兴致勃勃，不停地用铅笔敲打着记事本的封面：“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其中一期关于埃及帝王谷发掘的现场报道，文案方面一直是我负责的……”

接下来，她说出了此次旅行的目的地——枫割寺、“通灵之井”，一口据说是可以反映出祈祷者命运的神奇的井。

“日本旅游局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申请，请求把‘通灵之井’列入全球五百大古文化遗址。美国总部方面，希望对枫割寺、亡灵之塔、通灵之井做一个详尽的报道策划文案，并且作为二〇〇五年收尾的黄金大作。风先生，有没有兴趣做我们的现场嘉宾……”

一谈到自己的工作，瑞茜卡立刻变得非常健谈，渐渐进入了本职角色。对于那座七层、高达三十五米的古建筑，她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资料。

我要去的是位于木碗舟山的连锁旅游度假中心，一处拥有四十一幢环山别墅的私人产业。这是手术刀在日本的四处产业中价值最高的一个，沿木碗舟山脚下呈巨大的环形分布，正好把枫割寺包围起来。



第二章 萧可冷

飞机不断下降，我们已经能够清晰看到北海道近海的滔天白浪。那是日本冬季旅游的一大著名景观，即便是在三九严寒之际，也能吸引为数不少的全球背包客。

说到“古文化遗址”，整个亚洲地区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跟中国大陆相提并论。

这种能照出人类思想的古井，单单是中国的苏州、杭州两个城市里，就能随手找出三十口以上，比如杭州的“济公运木井”、苏州的“送子娘娘井”……当然，只是美好的传说而已，到底有没有神话里的那种奇妙作用，谁都不能保证。

我微笑着婉拒：“等有时间再说吧，我会有很多商业上的俗务要处理，可能无法到场。”

身为中国人，要我去给日本旅游局做义务宣传，肯定会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。

瑞茜卡稍微顿了顿，已经明白我的意思，飞快地从杂志箱里抽了一份当天的《朝日新闻》出来，用铅笔迅速在二版头条的标题上画了一下：“拒绝我？因为这个？”

《朝日新闻》是日本国内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，在开罗时，手



木刀的别墅里有一个专门的阅览室，就是用来存放这份原版报纸的，据说已经从不间断地收集了接近十三年之久。

我对日本文化并不感兴趣，所以很少翻阅日文报纸。

那条标题是这样的：“中国大陆律师团，再次就‘二战期间慰安妇问题’向日本高等法院提请上诉”。

消息所配的四幅图片中，最后一幅，是一个身材修长、戴近视眼镜、西装笔挺的中国男人，不到三十岁的年纪，正在高举着双手，似乎是在做法庭陈述。

瑞茜卡的思维很机敏，见我的目光在那男人的脸上停顿着，马上浏览着新闻内容向我提问：“这个人，风先生认识——噢，是孙龙先生，大陆近五年来最好的中日法律问题专家，并且是此次大陆律师团的领导人……”

她是跨国电视节目的文案记者，当然知道中国与日本两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，也就很容易地理解我婉拒嘉宾邀请的潜台词。从这件小事上，能看出她的敏锐触觉和善解人意。

对于孙龙其人，我曾有过短暂的接触，不过那是私人话题，不足为外人道。所以，我不动声色地把目光向下移动，轻松掩饰着：“不，我不认识，我是在看这条消息：‘中国特异功能团赴北海道参与中日文化交流’……”

瑞茜卡笑了笑，收回了报纸。

恰好在此时，飞机开始向下俯冲，做着降落前的最后准备。

飞机上的偶遇，不过是旅途中偶尔激起的浪花，很快就会被遗忘——即使瑞茜卡是个那么善解人意的漂亮女孩子。

走出安检门后，有个写着“风，开罗”的中文标牌立刻映入了我的眼帘。握着那个标牌的是个肤色微黑的女孩子，身穿雪白的耐克棒球装，头戴耐克棒球帽，脚下则毫无例外地穿着耐克球鞋。

她的眼睛很亮，而且也很毒，直接在人流中看到了我，开始招手：“风先生，这边、这边——”接着，一步三跳地跑过来，伸手接我手里的公文包。